

我家的红色家风

顾茂荣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我家的红色家风，不由心情激动，思诸万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家住在射阳河畔的阜宁县蛤蚧港村，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1938年，父亲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积极为党工作，发展地下党员，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21名党员一致推选我父亲担任党支部书记。父亲利用晚上为他们上党课宣党的政策……

父亲从村基干民兵干起，到武装民兵中队长，地方武装大队授予我父亲一支三八式汉阳造长枪。父亲爱枪如命，日日夜夜人不离枪，枪不离身。从土改、抗日、打蒋匪，他都冲在第一线，保护了一方百姓平安。因父亲排行第二，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二大胆”。

1943年，日本鬼子的汽艇常在射阳河游弋。一天，父亲集合几十名民兵，埋伏在射阳河两岸芦苇荡里，待到鬼子汽艇临近时，突然开火，为制造声势，民兵们将鞭炮点着放入空油箱里，“噼啪叭叭”的爆炸声，鬼子吓得屁滚尿流，转头向射阳河下游溜之大吉。从那以后日本鬼子再也不敢轻易来蛤蚧港骚扰了。

星斗转移，日月如梭。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起早带晚，带领全家人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见到有些年轻人“上工如拉纤，下

我对我母校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校园绿树中的蝉鸣，那短促、激越、高亢的鸣唱，让人有种安然若素的心境，和着课堂那朗朗诵读，教室里充满了诗和远方的浓烈氛围。

如果用“半亩方塘一鉴开”来形容苇荡中学，我认为还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两排四间教室宿舍加几间食堂，有五个半亩大的方塘犹如映月的镜子镶嵌其间，四角成方地静卧在教舍门前，塘边四周栽种一色水的柳树。开学后，到了当春乃发生时，这些柳树返青早，发芽快，给校园早早增添了盎然春色，陪伴学习的我们一起成长。

家乡草木丰茂，房前屋后的树上，从初夏到初秋，蝉鸣歌声没有间断过，大人说“听到知了叫了，真正的夏天才到来。”所以，我始终记住蝉鸣才是夏天。小时候也跟着年龄大点的伙伴去树丛寻找蝉蜕，一分钱两只卖给中药站，将有筋道的面团粘在竹竿顶端用来粘捕蝉，有时粘住又被挣脱，有时没粘到却被蝉洒了一脸的蝉尿。蝉鸣在家乡习以为常，只身一人乍住学校时，再听到耳朵早已听出老茧的蝉鸣，竟然有了一种亲切之感。一次我坐在东头大柳树下看书，树上蝉鸣声声，书中字字珠玑，入神如无人之境，班主任魏老师悄悄地走近身后浑然不知，当魏老师故意走到面前时，我才慌慌张张地站起，脸红喉嚨，戴着黄边眼镜的魏老师笑而不语，点点头，摆摆手，姗姗而去。偶遇一只蝉误飞教室后窗台，我会想难不成它也来偷听讲课，抑或是想与我们比赛朗诵？默默对视，能让我发呆好长时间。

重返校园是毕业后好几年的事，带着临海镇政府办的介绍信，去档案室查找我的学生档案。在校门口李同中校长一眼便认出我来，查找档案顺风顺水，李校长和我四叔曾在一个学大寨工作队共过事。我伫立在塘边的大柳树下，阳光透过密密层层의柳叶枝条，在岸边洒下斑驳的光影，水中倒影清晰如昨。校园随便哪棵树上都有蝉鸣，凭我对小小对蝉的熟悉，仅听声音就能判断它的方位和高低来，但碰到几只蝉在一棵树上鸣唱，真像宋朝诗人杨万里描写的那样，“听来咫尺无寻处，寻到旁边却无声。”

蝉的声音听惯了声声入耳，仿佛它来自每一片绿叶，不知疲倦的鸣唱在心里便滋生层层的绿意，许多时候我把蝉鸣当作老师的讲课声，脑海里闪过从一年级到高中再到南师大诸位老师的身影，叶老师、解老师、于老师、胡老师、王老师、谈老师等等，他们不同年级任教传授犹如四季的接力。人与自然同理，在这个蓬物生长的季节，无论你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拒绝成长。我在政府上班的路上，但凡撞见启蒙叶庆宝老师时，我都主动下车打声招呼，叶老师是南京籍籍，青呢子黑皮鞋，七十年代十分显眼。我毕业后见到高中班主任时，魏老师已经退休在家赋闲，当我和同学们再去魏老师家时，只见到带着永恒不变微笑的黑框照片。点滴师生情，仿佛如昨天。“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王昌龄在多事之秋，把蝉鸣写得空灵，而我的家乡时令已入八月，天气依旧炎热，初秋里的蝉鸣，自然也就成了告别的绝唱，少了合唱气势，但还一样洪亮，毕竟沉寂泥土下，在黑暗中蓄力，默默成长，漫长等待才蜕变成蝉。珍惜来之不易的阳光明媚与绿树花香，迸发出激情振翅鸣响生命的时光轮回。蝉儿不知心里事，岁岁蝉鸣有尽时。毕业离开校园前的晚上，月光皎洁，挥泪话别，那天蝉鸣了很久很久……

蝉鸣无痕，翻遍夏秋所有的绿叶也找不到一丝一绺印迹，它的歌声唱给夏，唱给绿叶，唱给光阴，唱给喜欢的人；岁月有印，容颜渐老，鬓发染霜，今非昔比，蝉鸣依旧，校园外遍植垂柳，到处蝉鸣，心有多愁，此声胜有声，只是有时人们忽略了它们不倦的嘶鸣。打开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唐诗风骚，宋词遗韵，虽未熏陶点化，倒也听得见悠悠蝉鸣。我和同村同学把行李合在一起还像报到时用小扁担轮流挑着回家。湿润的校园，有过激情、梦想、感动；也有过彷徨，苦恼，无奈。一路绿树一路蝉鸣，走进广阔天地。

“落日无情最有情，遍催万树暮蝉鸣。”应该感谢蝉，每当听到蝉鸣，我自然就会想起青涩的求学岁月，谁人不德地诸位最亲爱的老师们！

鹤乡飞起七彩虹(歌词)

江正

鹤乡飞起七彩虹，
金幡银练舞长空。
八纵穿南北，
十横贯东西。
高速公路车如潮，
高铁列车快如风。
驾风驭光产业旺，
射阳大来香华中。
经济发展快车道，
日新月异展新容。
全面小康道路广，
百万人民乐无穷。

鹤乡飞起七彩虹，
初心圆起强县梦。
巨轮通四海，
银燕翔苍穹。
万顷滩涂耀明珠，
千里长堤沐春风。
驾风驭光产业旺，
日月岛上迎宾朋。
童话世界惊中外，
仙鹤展翅飞九重。
强富美高新射阳，
党的恩情永传颂。

《同心战疫》

周军国

新冠病毒德尔塔，
狡猾凶险易扩散。
一旦乘机大肆虐，
生产生活被扰乱。

孤军战疫灭灾难，
唯有合力能克顽；
全球联手送瘟神，
还我健康保平安！

工似射箭”，干起活来粗犷马虎。父亲深情地对他们说:，“田，是种田人的命根子。我们要‘精耕细作’，丰收了才能改善我们生活，才能兴邦兴国，才能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父亲任劳任怨，从互助组、合作社，到成立人民公社，在乡村20多年，父亲热爱集体就像热爱自己的家。父亲在战争年代右腿受过伤，政府安排他在民政部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直到退休。后来父亲伤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79岁。父亲在世时常教育我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世世代代不变心。”这就是我们家的传世家风。

我在射阳中学读高三那年，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说根据考察，符合入党条件。但因特殊的年代，我的愿望没有能实现。高三毕业后取消了高考，我只得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身强力壮在农村劳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专拣苦活、脏活、重活干，在群众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回乡一年后，我又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村支部党员大会通过，经乡党委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我的梦想，也实现了父亲的遗愿。第二年，我当选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苦干实干了6年，乡村的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期间，我结了婚，爱人是一名小学教师，生了三个女儿，我常对孩子们说:“要好好学习，传承我们家的好家风。”



城标夜色 王万舜 摄

病中小记

吴杰明

什么都可以有，千万别有病。病是一个生理或心理不正常的状态，常常导致个人生活甚至是家庭生活脱离正轨，走入困境。疾病是绝大多数人丧失生命的直接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疾病与时间合谋，芸芸众生才前赴后继，纷纷走上奈何桥，跨越生死线。所以，人们有理由对于疾病心生厌弃，甚至深恶痛绝。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人的生命也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就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这几天生病住院了，简单的手术虽然不至于夺去我的性命，但已足以牵动我惯常的生活轨迹，推动我走在了一条与往日里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我竟慢慢没有了早已习惯了的执着与忙碌。为名有利，我们带着先天的初心与后天的使命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按照既定的行为范式，朝着由自己或是别人设定的目标一路狂奔。可一旦病了，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病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固定的地方与熟悉的人群，身心放空地歇下来。有人说，旅游也可以让人离开固定的人身边与熟悉的人群，可旅游无法让人身心放空。也有人说，受控审查、被祈坐监可以让入断了一切念想。那是他们去的不知道贪官污吏们时时瞻虚名的执着已经到了何等侵心蚀骨的程度。唯有病了，哦，不！还有死了，我们才能少了这份为名有利的执着。

我竟渐渐迷恋上了久未休味的闲淡与从容。病而不致死，去远方，见平素里无缘相见的人，大家的身份都是偶一遇合的病入，无身份地位的差异，更无争名夺利的羁绊，夜来无事，对榻而眠，闲话世事，竟都通达事理，清透无碍，全无往日里耽于世事的虚伪与敷衍，如夜行

妻子，是她和我的关系。老师，是她一生的职业。正因为她和我一生相伴，我才真正理解老师的含义和不易。

同事们叫她姜老师、姜科长，我叫她老姜。老姜是老师，不是中小小学老师，她一直是一名职校老师。不是我高中同学不好。高中三年，我们班主任都是李老师。李老师心胸不好，人特别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看就像老师，再看又让人“怜悯”。但李老师全身心扑在我们这班学生上，早上叫起，晚上催睡，苦口婆心，有生无我。付出终有收获，那年我们52名同学，考上35个本科，成绩实在骄人。但，因为全程目睹了李老师的含辛茹苦，所以在高考志愿表上，我和老姜相约一所师范院校都不填，想着今后不做老师，不再重蹈李老师“覆辙”。后来，我上了工科，老姜学的是经济。

我们大学毕业的那年，还实行分配政策，到哪，做什么都由“分配”说了算。因为是重点学校本科生，又因为没作“关系”，老姜被安排到位置偏僻的市直单位经济干部学校，做了一名老师。那个学校原是特殊时期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转办成培养经济战线上基层干部的培训学校。虽然现实偏离了理想，但老姜还是认真地开始了她的教书育人工作。

“干部”学生特点明显，年龄相差很大，基础参差不齐。初入职场的姜老师，竟然比自己的一半学生还小。“我怕压不住台。”她打电话给我。“不怕，用你的知识镇住他们。”我说。两个月后，她告诉我，她已经和她的学生成为朋友了。我问她如何做到的，她笑而不答。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后来，我到县水利局工作；二年后担任县港口局主要领导，负责全面工作。在我们一班人的努力下，经过十多年的接续奋斗，把射阳港建成国家二类对外开放口岸，与韩国釜山、日本长崎开通了集装箱航线。

2006年，我光荣退休。三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她们继承了我们家的好家风，“听党话，跟党走，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两个小女儿在大学就入了党。大女儿在县公安局工作，第二年也加入了党组织。她们也先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过上了和谐幸福美满的生活。

瞬间又是多年过去了，我心爱的大孙子顾昊大学毕业后，在射阳电力公司工作了三年，如今，被国网江苏电力公司正式录用，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真是双喜临门，全家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去年除夕，我们一个大家庭欢聚一堂，其中有6名党员。我提议成立家庭党支部，我自任支部书记，女儿、女婿们都鼓掌通过。三个女婿轮流发言，他们都是一个旋律、一个腔调，“绝不辜负前辈的希望，撸起袖子加油干，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干出新业绩，向建党100周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退休时，交通运输局党委留用我任离退休老干部支部书记、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老龄协会会长等职。十多年来，把老干部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2015年荣获省委离退休老干部、市委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称号。我个人也被评为县市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已年逾古稀，但依然立志传承红色家风，干好老干部工作。

2020年的9月19日，之前住在我家年已85岁高龄的母亲，在感到身体不适被我们陪着去医院检查后返家楼梯上，永远闭着眼睛离开了我们。

我的母亲出生于1936年，四明镇双湾村人。她一生勤劳、俭朴、待人真诚，虽然不识一字，但是她却一直要求我们得认真读书学习，特别是说话要算数，待人要诚实，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做好样子。

母亲突然间的去世，让我们及亲友真的难以接受。记得在她80岁那年，身体一直很好的老人开始有了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兄弟姊妹不放心，便带母亲到县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检查后，医生说母亲患有膀胱肿瘤等多种疾病，暗示我们这病已无法治愈，还说估计活不了多长时间。然而，母亲在我们关心鼓励和她顽强乐观的对待中，竟创造出生命的奇迹。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乡下老家居住着，并习惯性地喜欢在墩子上及老宅周围种点这、栽点那，闲不下来。时不时地将她栽种的蔬菜，让熟人顺便带给在县城生活的我们享用。好在，经我们劝说她早已将自己的几亩农田流转给他人种植，她坐在家中就能享受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养老金及土地流转金。妈在家就在，我们希望她老人家能健康长寿，她自己也在努力着不因年老多病拖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谁知2020年的1月7日，母亲病情突然加重，与母亲家相距不远的大姐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们随即赶回带母亲去县医院住院治疗了近10天。母亲出院后，我们四个兄弟姊妹商定：母亲不能一个人再住乡下老家了，经反复劝说她才答应在我们各家轮流居住，从而有人照料安享晚年。2020年9月初，母亲来到我家居住，虽说她的身体不是太好，但她在我家有电视看，有收音机听，还有我妻子每天陪她晒太阳、聊天、洗澡、话家常。若身体出现不适，我能及时对症下药给予处置，她说待在我家感觉特别的幸福快乐。9月12日，应母亲要求，我请朋友用轿车送她回老家看看，妻子还陪她在老家住了一宿。9月13日下午，我借去盐城开会回来之机，特意请驾驶员朋友开车绕道海河老家又将她接回。我们俩都很开心的样子，她也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她自己除了有国家发的农村养老金，还有一些高龄补贴，另外农田还有一些补助。她住在我们家里吃饭不花钱，锅碗不用刷，除了买药几乎不花钱，越活越有希望。没承想，她这次从老家回来没两天，身体却加速变差，腿也几乎不大能动弹，整天瘫在床上。9月18日中午，她还要我帮她录下跟一个债务人催债的视频。晚上她还想硬爬起来去卫生间洗澡，在妻子的多次劝阻下，她才勉强同意妻子在床上用温水帮她擦洗身子。9月19日一早，她拒绝进食，只喝了两杯温水，并希望我们再陪她去医院做次全身检查，我们自然照办。没想到，就在我俩送她去医院检查后返回我家上楼梯的途中，母亲没有说话，但似乎不想再上楼去，硬是将手抓住楼梯扶手不松，我的二姐和妻子好容易才让她松开手。快到三楼我家时，妻子扶着她想让她先坐楼梯上歇一下，以便自己开门，谁知妻子开下门顺手便将钥匙放在了屋里，刚转身准备搀扶母亲进屋时，大门居然被风吹刮到的一声关上了。而此时的我，因为欲留开车的朋友在家吃饭，便去外面买点菜。然而，就在这期间母亲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不知所措的妻子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已去世的噩耗。我几乎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匆忙赶回的我，就见此时的母亲还躺在妻子的怀里，双眼闭着，脸色慈祥，好似熟睡的样子。邻居们闻讯也都赶来，谁都不愿相信清晨还自己下楼坐车去医院检查身体的老人，瞬间便成了阴阳相隔。办母亲丧事的几天里，我一直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母亲生前的许多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母亲青年时期，经常牙痛、头痛，我们夜里隐隐会听到母亲痛苦的呻吟声，但她总是忍着，每天天没亮就去生产队出工干活，总想多挣一些工分，盼望着年终家中能多分一些钱，好给我们过年做一件新衣服。父亲母亲没文化受罪了一辈子，因而尤其懂得文化的重要，所以她和父亲持钱首先保证我们能进学校读书。父亲20年前去世时，曾留下1000多元的债务，母亲没要我们偿还，硬是靠她自己的双手劳动还清了。后来，两个姐姐和我们兄弟虽然各自成家，但母亲知道两个姐姐居住在农村，我们兄弟俩居住在县城，但各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且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宽裕，所以母亲平时一直过着节俭的日子。母亲知道我血糖血压高，上班压力大，听村里人说吃保健品蜂胶能降血糖，她使用自己的300元养老钱给我买了12瓶蜂胶请人带给我，自己却舍不得买过哪怕一元钱的保健品。我的妻子经常在我的、母亲就将他们的塑型照片一直随身带着。母亲平时买药、看病，出人情等等，也尽量不要我们花钱。平时，我们给她的零花钱她也都舍不得用，带回去的水果、食品等，她也是舍不得吃，结果许多过期才被我们发现给扔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铜钱、铜勺等稀罕的老物件，甚至还多地收藏着2700元现金。同时，也发现了用塑料袋包裹着的玉米须，估计这些是准备给我降血糖用的。我的母亲虽然去世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时常浮现在我的眼里。我母亲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在我们看来却是最伟大的。母亲，我们永远爱您！

留住心。课后，老姜和学生交流，听取学生们的建议，思考着怎样把课教得更好、更有效果。老姜做班主任，照顾学生生活。她说，就像我家儿女，这些小孩正处于青春期、叛逆期，必须耐心引导、关怀备至，一旦走偏，再要回头，难度就大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老姜把大量的课余时间 and 假日时间都花在这些孩子身上。和他们谈心，给他们补课，组织他们活动，还不时到学生家走访。我开玩笑问“职校学生又没升学率压力，这样拼有意义吗？”老姜严肃认真地说“当然有意义，人家父母就这么一个孩子，不把孩子教好，对得起人家父母吗？就像我们的孩子，不一样吗？”

老姜就是这样认真，而且越来越认真。我看她越来越像我们高中班主任李老师了。

前几年，老姜当上了教研科长，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她带领老师探索一体化授课方法，组织老师编写针对性更强的教材，还开展青蓝结对，亲自辅导两名年轻教师。她说，姜科长是职务也是责任，不能误得其名。我知道，老姜就是这么个人，认真是她的天生属性，让她不认真她会很难受的。

老姜，已年过50了，名副其实“老姜”了。她说，她的有效工作时间也没几年了，要好好珍惜，不留遗憾。

老姜，你放心，我将继续当好你的后援，你的事业，我一定会、也必会全力支持。

教师节到了，我要向老姜道一声“姜老师，节日快乐！”